

# 寬恕待人謙讓容衆

## 懷墨談統一

● 馬樹禮（總統府資政·國際問題專家）

### 卓著戰功勳業彪炳

今年一月十七日，是政府遷台時國軍參謀總長故陸軍一級上將顧祝同將軍墨三公的逝世十周年。

顧墨公出身保定軍校第六期，自參加黃埔軍校任戰術教官，追隨先總統蔣公中正，致力國民革命軍建軍工作，在東征、北伐、抗戰、戡亂諸戰役中，卓著戰功，勳業彪炳；尤以其寬誠得衆，以德服人，故能使我國在抗戰爆發之前，不費一兵一卒，把西南的四川、西康、雲南、貴州，與西北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全都安定下來，完成了中國真正的統一，得以支持長期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自政府播遷來台，國家便陷於兩岸分裂的狀態，儘管兩岸都在高呼和平統一，但卻由於彼此的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以致造成如今僵持的局面，我們總是認為大陸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吞掉台灣，而大陸則認為我們要搞台灣獨立來分裂國土，因此連雙方好好坐下來談一談都不可能。這使我不禁想起，當前兩岸所缺乏的正是像顧墨公這樣一位溫和寬厚，以誠待人、以德服人的人物，來溝通雙方的意見，以促成和平的統一，所以我想藉此機會，把墨公當年如何能兵不血刃，統一了據地自重的地方軍人，使與政府密切配合，完成抗戰建國大業的經過，簡略的加以說明，以供今日切望和平統一的國人參考。

翻開一部中國現代史，誰都知道，當年北伐成功後，全國雖已統一，實際上卻仍是群雄各據一方，擁兵自重，特別是西南方面：四川是全國軍隊最多的一省，共有八個軍，每個軍都各自為政，並割地自行征稅，人民提前預繳田賦至五、六年之後，負擔之重，不難想見；貴州也由軍頭盤據，地瘠民貧，民眾竟以種植罌粟維生。墨公於民國二十四年，受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四川行營主任，僅帶一團兵力，進駐重慶，其後復兼貴州省主席，與川、黔兩省軍人，展開商談，獲得一致擁護，接受縮編，交出防區，使軍政、軍令，一律歸屬中央；其後抗日戰爭爆發，不僅川軍接受中央調遣，出川作戰，並得以重慶為戰時陪都，這是我們對日抗戰所以能獲得最後勝利的一個重大關鍵。

### 西安變起穩定政局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委員長蔣公被張學良、楊虎城所劫持，震驚中外，墨公時在重慶，旋即奉召返京，中央於

蔣夫人偕美籍顧問端納飛西安與張學良洽談未即生效後，隨即發佈以何應欽爲討逆軍總司令，並以墨公爲西路集團軍總司令，明令援伐。墨公離渝後，西南局勢動搖，雲南的龍雲、西康的劉文輝、四川的劉湘，均先後傳來警訊，尤以劉湘在四川召集所屬軍長，舉行防務會議，似有不軌意圖，墨公立即召見在滬公幹之四川省財政廳長劉航琛，以親筆函交其飛返成都，曉劉湘以大義，劉湘隨即電復墨公，表示竭誠擁護中央，並請命來京參與營救蔣公的一切行動，西南乃得穩定。其後，東路軍已與楊虎城部隊展開軍事行動，而墨公則一向和善待人，並以誠信著稱，且過去與張學良、楊虎城往來頗爲友好，故一直留在南京，利用他與張、楊的私人關係，和楊虎城對他的信賴，直接與張、楊連繫，說明中央的軍事行動，只在維護蔣公的安全，並非與張、楊不共戴天，西安情勢，乃得以緩和。蔣公在其手著「西安半月記」中，曾有如下一段敘述：「十八日晚，張來言，今日接京電，子文、墨三將來西安，前聞端納於洛陽通電話，有子文等將來陝之說，想係張電約也。張又言，墨三來電，如張、楊中有一人能約地與之相晤，則墨三願出任疏解之責；並稱，我已電覆墨三，言委員長盼爾來甚切，余聞此言，始覺安心。」由此可见，墨公在當時營救蔣公工作中所擔任的角色，是何等重要。張學良護送蔣公返京後，楊虎城以中央未能全部接受他所提善後條件，竟在西安通電反叛，自稱聯軍總司令，發表孫蔚如、繆激流、王以哲、于學忠、毛澤東、彭德懷等，分別爲第一至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於是西北方面又陷入一片混亂，而最後安撫與收復的大任，又落在墨公的身上。墨公受任爲西安行營主任，一面說服東北軍歸順中央，一面進駐潼關，接見楊虎城派來的兩位親信，予以溫慰，答應楊虎城的若干要求，至此始以墨公的寬誠待人，使楊虎城歸心懾服，而中央軍乃又得兵不血刃，安全進入西安。當時西安城內尚有楊部四個團和東北軍一個團，楊虎城在其所住新城大樓爲墨公設宴，同僚力勸墨公不可冒險應邀，墨公卻只攜副官、衛士各一人，輕裝前往，楊虎城極爲感動，從此西北軍乃完全納入國軍體系，西北軍政與地方建設，也在墨公的領導下，獲得不少的安定與發展。

### 砥柱東南屏障後方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揭開了對日抗戰的序幕，中央成立第三戰區，初以馮玉祥爲司令長官，及至淞滬會戰展開，國軍精銳幾乎全部調集上海，而以張治中、陳誠分任集團軍總司令，這些部隊都不服馮玉祥的指揮，於是蔣公乃自任司令長官，並親偕墨公至前線，任墨公爲副司令長官，成立副長官部於上海附近的南翔，負責實際指揮淞滬作戰的責任，經過幾個月艱苦熬戰，才達成消耗日軍主力的目的，粉碎日軍三月亡華的迷夢，喚起國際對我們抗戰的認識，奠定了我們長期抗戰的信心。其後在蔣公無法自兼司令長官的情況下，墨公才真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至此時爲止，墨公還一直兼任西南行營和西北行營的主任。當時第三戰區幅員的遼闊，廣及閩、浙兩省與蘇南、皖南、贛東北等地，所轄又多係地方部隊，還有遠從西南和西北調來的川軍和東北軍，真是十分龐雜，墨公又再兼江蘇省主席，他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互八年抗戰期間，終能砥柱東南，屏障後方，直到日本投降。

綜觀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體認，在中國現代史上，像墨公這樣一個人同時兼負西南、西北、東南十數個省的重責大任，而又終能在十分複雜與困難的環境中，達成交付的任務，實在可說是沒有第二個人，這完全得力於墨公之能寬誠得眾、以德服人的美德，有以致之。我們可以說，今天如果有第二個墨公出現，則當前兩岸關係和中國統一的問題，可能迎刃而解，這該是我們全體中國人共同熱切寄予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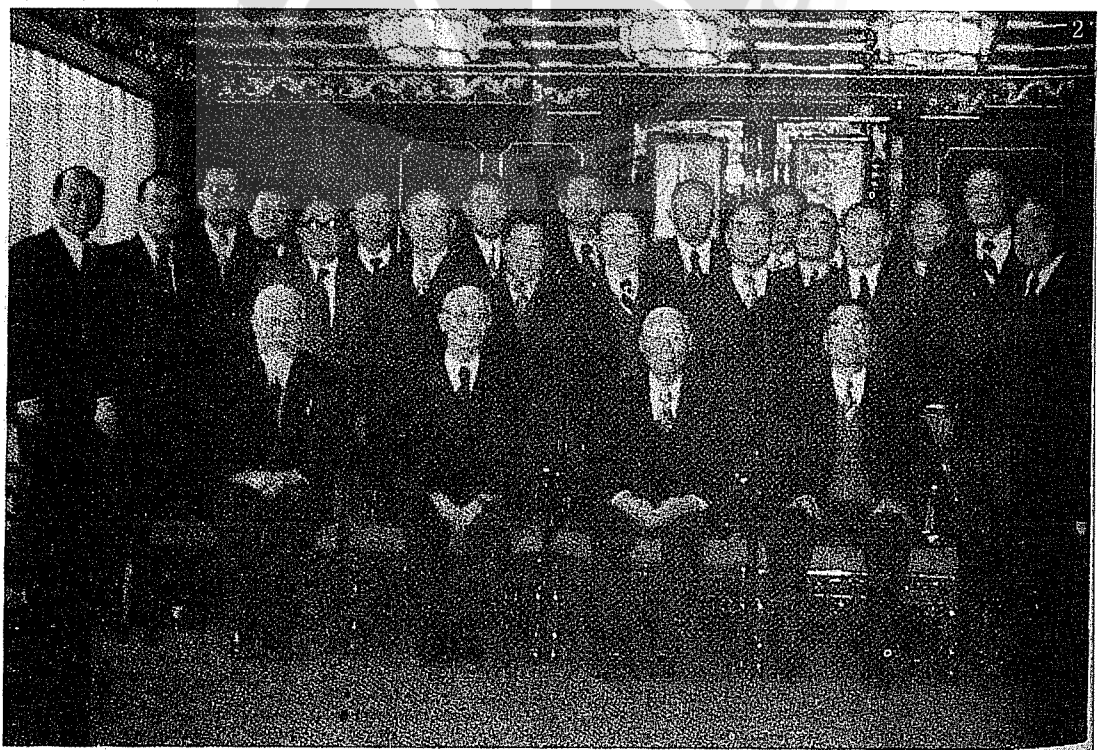
① 顧祝同上將（左三、何應欽之左）一九三七年偕何應欽將軍（左四）與川康軍政要員合影，左五賀國光，左六唐式遵。

② 顧祝同伉儷（前中右、中左）九秩雙慶時與子媳及孫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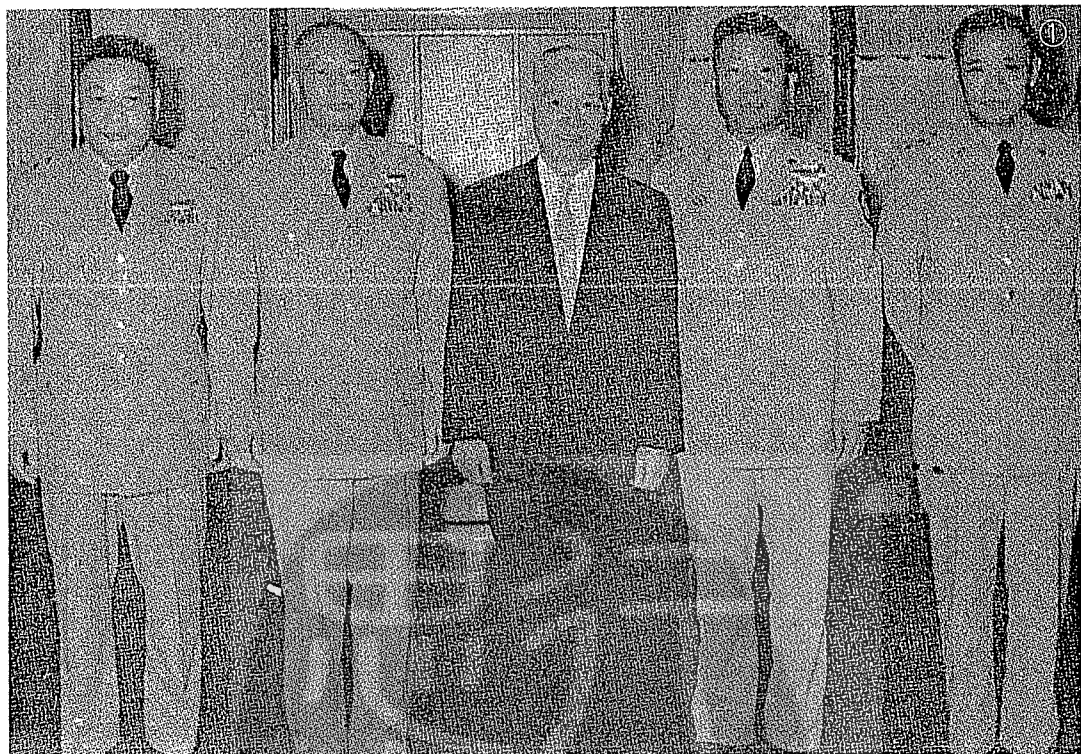
② 顧祝同將軍（前坐右二）與在台宗親合影，後排左二為宗弟顧大珂。

① 顧祝同將軍的親筆墨跡。

從弟希平逝世後弟妹  
 蘭公教育子女皆必有  
 成竹淇弟曾請董開章  
 先生畫蘭題詞以表揚之  
 系值  
 蘭公七十壽慶特補題數  
 語以誌其堅貞義方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祝同題







①左起：蔣經國、黃杰、顧祝同、彭孟緝、陳大慶合影。

②顧祝同偕夫人（前排右六、右五）民國六十五年遊覽佳樂水，前排右起劉安祺、黃杰，右四何應欽。

